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五十八回 李少爺全傾積世資 諸三姐善撒瞞天謊

按：朱淑人逕進大觀樓中間，見碰和的一桌四人，乃是李鶴汀和高亞白，尹癡鴛及蘇冠香，皆出位廝見。蘇冠香就道：「我替大人輸脫仔多花哉，五少爺來碰歇罷。」朱淑人推說勿會。高亞白道：「勿會碰也勁緊，有冠香來裏。」尹癡鴛道：「勳聽俚瞎說。前回風儀水閣同周雙玉一淘碰個啥人嘎？」朱淑人不好意思，人座下場。剛碰得一圈莊，齊韻叟歇過午覺，緩緩而來。朱淑人見了，起身讓位。齊韻叟道：「耐碰下去哉晚。」朱淑人執意不肯。韻叟亦不強致，仍命蘇冠香代碰，自與淑人閑話。淑人當著眾人絕不提商量之事。挨延多時，齊韻叟方要下場親手去碰，卻囑朱淑人道：「耐住來裏，晚歇叫周雙玉來，一淘白相兩日，等賞過仔菊花轉去。」淑人訥訥承命。

待至天色將晚，碰和散場，大家暫下大觀樓，迤邐南行，抄入橫波檻。齊韻叟用手隔水指道：「菊花山倒先搭好，就不過搭個涼棚哉。」李鶴汀、朱淑人翹首凝望，祇見西南角遠遠地樓房頂上，三四個匠作蹲著做工，並不見有菊花山。左張右覷，但於蒙茸竹樹中露出一角朱紅欄杆。高亞白道：「該搭來裏菊花山背後，生來看勿見。」尹癡鴛道：「啥要緊看，再歇一日天末纔舒齊。」

說話時，大家出了橫波檻，穿過風儀水閣，暫至漁磯。上面三間廈屋，當頭橫額寫著「延爽軒」三個草字，筆勢像凌風欲飛一般。

其時落日將沉，雲蒸霞蔚，照得窗櫺几案，上下通明。大家徘徊欣賞，同進軒中。管家早經安排一席筵宴。等得四個出局楊媛媛、周雙玉、姚文君、張秀英陸續齊集，齊韻叟乃相邀入席。

楊媛媛袖出一張請帖，暗暗遞與李鶴汀。鶴汀閱竟，塞在搭連袋內，便有些坐不定，祇想要走，那裏還喫得下酒？朱淑人心中有事，亦自慵懶的，不甚高興。因此席間就寂寞了許多。

點心之後，餚饌全登。李鶴汀託故興辭。齊韻叟冷笑道：「耐再要騙我！我曉得耐有要緊事體，故歇正好哩。」鶴汀面有愧色，不敢再言。

少時，終席散坐，李鶴汀方與楊媛媛道謝告別，即於延爽軒前上轎而去。抬出一笠園門口，兩肩轎子背道分馳，楊媛媛自歸尚仁里。李鶴汀卻轉彎向北，不多幾步停在一家大門樓下。匡二先去推開一扇旁門，裏面有人提燈出迎，叫聲「李大少爺，今朝晚仔點哉晚」。

鶴汀見是徐茂榮，點點頭，跟著進門。及儀門首，即有馬口鐵玻璃壁燈嵌在牆間，徐茂榮就止步，讓鶴汀主僕自行。自此以內，一路曲曲折折的弄堂，皆有壁燈照著接引，弄堂盡處，乃是正廳。正廳上約有六七十人攢聚中央，擠得緊緊的，夾著些點心水果小買賣，四下裏串來串去，卻靜悄悄鴉雀無聲，但聞開配者喊報青龍、白虎而已。這裏叫做「觀圓臺」。

鶴汀踮起腳，望了望，認得那做上風的是混江龍。鶴汀不去理會，從人縫中繞出正廳後面。管門的望見，趕緊開門，放進鶴汀主僕。這門內直通客堂，伺候客堂的人忙跑出來，一個邀著匡二另去款待，一個請鶴汀先到客堂。上面設立通長高櫃臺，周少和在內坐著管帳。這是兌換籌碼處所。

鶴汀取出一張二千莊票交付少和。少和照數發給籌碼，連說「發財，發財！」鶴汀笑而領之。然後請鶴汀到了廂房，拾級登樓。樓上通連三間，寬廠高爽，滿堂燈火，光明如晝。中央一張董桌，罩著本色竹布臺套，四面圍坐不過十餘人，越發靜悄悄地。

這會兒是戥三做的上風，贏了一大堆籌碼，李鶴汀不勝艷羨。戥三下來，喬老四接著上場搖莊。鶴汀四顧，問：「賴頭龜為啥勿來？」戥三道：「轉去哉呀。剛剛來裏說，賴頭龜去仔末，少仔個人搖莊哉。」鶴汀也說：「無趣。」

喬老四亮過三寶，鶴汀取鉛筆、外國紙畫成攤譜，照譜用心細細的押，並未押著寶心。鶴汀遂不押了，徑往靠壁煙榻吸兩口鴉片煙。喬老四搖到後來，被楊柳堂、呂杰臣兩人接連打著四平頭復寶，祇得撮起骰子。

李鶴汀心想，除了賴公子更無大注的狎客，救地從煙榻起身，坦然放膽，高坐龍頭，身邊請出將軍，搖起莊來。起初喫的多，配的少，約摸贏二千光景。忽然，開出一寶重門，盡數配發兀自不夠。鶴汀心中懊惱，想就此停歇，卻沒甚輸贏。不料風色一變，花骨無靈，又是兩寶進寶，外面狎家沒一個不著的，竟輸至五六千。鶴汀急於翻本，不曾照顧前後，這一寶搖出去便大壞了。第一個喬老四先出手，押了一千孤注；戥三跟上去也是一千，另押五百穿錢；隨後三四百、七八百、孤注穿錢，參差不等，總押在進寶一門。鶴汀猶自暗笑，那裏見得定是進寶。揭起攤鍾，眾目注視，端端正正擺著么、二、四、六四隻骰子。鶴汀氣得白瞪著兩隻眼，連話都說不出。旁人替他核算，共須一萬六千餘元。鶴汀所帶莊票連十幾隻金錢止合一萬多些，十分焦急，沒法擺布。喬老四笑道：「故末啥要緊嘎，故歇借得來配出去，明朝還撥俚好哉。」一句提醒了鶴汀，就央楊柳堂、呂杰臣兩人擔保，向戥三借洋五千，當場寫張約據，三日為期，方把一應孤注穿錢分別配發清楚。

李鶴汀仍去煙榻躺下，越想越氣，未及天明，喊樓下匡二點燈，還由原路暫出旁門，坐上轎子，回到石路長安客棧，敲開棧門，進房安睡，也不問起乃叔李實夫。

次日飯後，始問匡二：「四老爺來咪陸裏？」匡二笑道：「就不過大興里哉哩。」鶴汀自己籌度，日前同實夫合買一千簍牛莊油，其棧單係實夫收存，今且取來抵用，以濟急需。爰命匡二看守，獨自步行往四馬路大興里諸十全家，祇見門首停著一乘空的轎子，三個轎班站在天井裏。鶴汀有些惶惑，諸三姐認得鶴汀，從客堂裏望見，慌的迎出叫道：「大少爺來哩，四老爺來裏呀！」

鶴汀進去，問道：「阿是四老爺個轎子？」諸三姐道：「勿是，四老爺請得來個先生，就叫是寶小山，來裏樓浪。大少爺樓浪去請坐。」鶴汀暫上樓梯，李實夫正歪在煙榻上，撐起身來廝見。諸十全還腼腼腆腆的叫聲「大少爺」，惟寶小山先生祇顧低頭據案開方子，不相招呼。

鶴汀隨意坐下，見實夫腮邊、額角尚有好幾個瘡疤，煙盤裏預備下一疊竹紙，不住的揩拭膿水；倒是諸十全依然臉暈緋紅，眼圈烏黑，絕無半點癍痕。

一會兒，寶小山開畢方子，告辭去了。鶴汀始問實夫要張棧單。實夫怪問道：「耐要得去做啥？」鶴汀謊答道：「昨日老翟說起，今年新花有點意思，我想去買點來浪。」

實夫聽說，冷笑一笑，正欲盤駁，忽聽得諸三姐腳聲，一步一步蹭到樓上。見他兩手攝著個大托盤，盤內堆得滿滿的，喊諸十全接來放下。諸三姐先從盤內捧出一盞碗茶送與鶴汀，隨後搬過一盆甜饅頭，一盆咸饅頭，一盆蛋糕，一盆空著，抓了一把西瓜子裝好，湊成四色點心，排勻在桌子中間。又分開兩雙牙筷，對面擺列。

實夫就道：「耐啥一聲勿響去買得來哉嘎？」諸三姐笑嘻嘻不答，祇把個諸十全望前用力推攝。諸十全祇得暫近兩步，說道：「大少爺請用點心。」說的聲音輕些，鶴汀不曾理會。諸三姐忍不住，自己上來，一面說：「大少爺用點哩。」一面取雙牙筷。每樣夾一件送在鶴汀面前。鶴汀連聲阻止，早來的件件俱全，還撮上些西瓜子。

實夫笑勸鶴汀：「隨意喫點。」鶴汀鑒其殷勤，拆一角蛋糕來喫，並呷口茶過口。諸三姐在旁摹然想起，連忙向抽屜尋出半匣紙煙，揀取一卷，點根紙吹，送上鶴汀，說：「大少爺請用煙。」鶴汀手中有茶碗，口中有蛋糕，接不及，喫不及，不覺好笑起來。諸十全不好意思，把諸三姐衣襟悄悄地一拉，諸三姐纔逡巡退下。

實夫乃將藥方交與諸三姐，諸三姐因問：「先生阿曾說啥？」實夫道：「先生也不過說難好點哉，小心點。」諸三姐念聲阿彌陀佛，道：「難好仔罷，耐生來浪，倪心裏一徑急煞！」

諸三姐說著，轉向鶴汀，叫聲「大少爺」，慢慢說道：「四老爺末喫仔個兩筒煙，來裏鄉下勿比仔上海，隨便陸裏小煙間纔是

齷齪齷齪個場花，想來四老爺去喫煙末，倒勿知勿覺困下去，就過仔個毒氣。四老爺坎到辰光，怕得來，面孔浪纔是個哉！倪說：『四老爺陸裏去過得來個噶？』故末四老爺忒啥個寫意哉，連搭仔自家纔勿曾曉得是啥場花。我同十全兩家頭成日成夜伏侍四老爺無撥困。幸虧個先生喫仔幾帖藥，好仔點。勿然，四老爺再要生下去，我同十全一徑來裏伏侍，倘忙兩家頭纔過仔，一淘生起來，難末真真要死哉！大少爺阿對？」

鶴汀暗忖這段言詞，虧他說得出口，眼看著諸十全打量一番。諸三姐復道：「大少爺阿曉得？外頭人再有點勿明勿白冤枉倪個閑話，聽著仔氣煞人喎！說四老爺該個瘡，就是倪搭過撥俚毒氣。倪搭末不過十全搭仔我，清清爽爽兩家頭，啥人生個瘡噶？要說十全生來浪，四老爺兩祇眼睛阿是瞎哉噶？」說到這裏，一手把諸十全拖到鶴汀面前，指著臉上道：「大少爺看哩。四老爺面孔浪，倪十全阿有點相像？」又掙出諸十全兩祇臂膊，翻來覆去給鶴汀看了，道：「一點點影蹤纔無撥噠。」諸十全羞得掙脫身子，避開一邊。

鶴汀總不則聲，但暗忖這諸三姐竟是個老狐狸，若實夫為其所愚，恐將來受害不淺。當下實夫嗔著諸三姐道：「外頭人閑話聽俚做啥！我總勿曾說耐末，纔是哉噠！」諸三姐笑道：「四老爺生來勿曾說啥。四老爺再要說倪，故末倪要……」諸三姐說得半句即縮住嘴，笑而下樓。

實夫方向鶴汀笑道：「耐末也勸起啥個花頭哉。耐自家洋錢自家去輸，勿關我事。故歇我手裏拿得去棧單，倘忙輸脫仔下來，教我轉去阿好交代？」鶴汀默然不悅。實夫道：「棧單來裏小皮箱裏，要末耐自家去拿，我勿好撥耐。」鶴汀略一沉吟，起身就走。實夫問：「阿要鑰匙？」鶴汀賭氣不要了。

樓下諸三姐挽留道：「大少爺再坐歇哩。」鶴汀也不睬，一直出了大興里，仍回長安客棧。心想：實夫既然怕不好交代，又教我自家去拿，難道說我偷的不成？似這等鄙瑣慳吝，怪不得諸三姐撮弄他、擺布他。我如今也不去管他，但是爻三一款，如何設法？想來想去，祇好尋出兩套房契，坐轎往中和里朱公館謁見湯嘯庵，託他抵借一萬洋錢。湯嘯庵應承，約定晚間楊媛媛家回話。李鶴汀先去坐等。

湯嘯庵送客之後，尋思朱藹人處所存有限，須和羅子富商量，即時便去兆富里黃翠鳳家相訪。羅子富正在樓上房裏，請進廝見。適值黃二姐在座，也叫聲「湯老爺」。湯嘯庵點點頭，道：「長遠勿見哉，生意阿好？」黃二姐道：「生意勿局，比仔先起頭懸進喎。」黃翠鳳冷笑叉口道：「耐是有生意勿做噠，啥勿局噠！」

湯嘯庵不解所謂，丟開不提，袖出房契給羅子富看，說明李鶴汀抵借一節。子富知其信實，一口允諾，當與嘯庵同詣錢莊劃付匯票。

黃二姐見羅子富、湯嘯庵既去，房裏沒人，遂告訴黃翠鳳道：「前日天看仔個人家人，倒無啥。我想就買仔俚罷。不過新出來，勿會做生意。就年底一節末，要短三四百洋錢喎，真真急煞來裏。」翠鳳低著頭不言語。黃二姐道：「耐阿好替我想想法子，阿是進個把伙計？阿是拿樓浪房間租撥人家？」翠鳳仍低著頭，好似轉念頭樣子。

黃二姐揣度神情，涎臉央及道：「謝謝耐。耐說來浪閑話，我總歸纔依耐。倘忙生意好仔點，我也勿忘記耐個呀。謝謝耐，替我想想法子。」翠鳳開言道：「耐個人忒啥個心勿足，故歇勸說無法子，倘然有法子教撥耐，賺著仔三四百洋錢，耐倒再要嫌道少哉噠！」黃二姐沒口子分辨道：「故是無價事個。有得賺末，再好無撥個哉。再要嫌道少，阿有該號人噶？」

翠鳳又低著頭，足足有炊許時不言語。黃二姐亦自乖覺，靜靜的在旁伺候。翠鳳忽睜開眼，把黃二姐相了一相，即招手令其近前，附耳說話。黃二姐彎腰僂背，仔細聽著。又足足有炊許時，翠鳳說話纔完。黃二姐亦自領悟。

計議已定，恰好羅子富回來，手中拿的一包抵借契據，令翠鳳將去收藏。黃二姐跟至床背後，幫翠鳳撐起皮箱蓋，怪問道：

「羅老爺個拜匣有兩祇來裏哉？」翠鳳道：「一祇是我個呀，贖身文書末就放來喎拜匣裏。」

子富聽其重重關鎖停當，黃二姐就辭別去了。翠鳳鼻子裏哼的一聲，向子富道：「阿是撥我猜著，俚要向我借洋錢哉呀。」子富詫異道：「黃二姐再要借洋錢？」翠鳳道：「俚個人末阿有啥淘成？兩個月勿曾到，一千洋錢完結哉噠。」子富隨風過耳，亦不在意。

隔得一日，黃二姐復來，再三再四求告翠鳳。翠鳳咬定牙關，一毛不拔。黃二姐一連五日糾纏不清，翠鳳索性不睬。黃二姐漸漸噪鬧起來，子富看不過意，欲調和其間，不想黃二姐一口要借五百。子富勸其減些，黃二姐便嘮嘮叨叨，縷述從前待翠鳳許多好處，道：「故歇會做仔生意，俚倒忘記脫哉！我末定歸勿成功！贖身勿贖身，總是我個因忒，阿怕俚逃走到外國去！」

子富接不下嘴，因將其言訴與翠鳳。翠鳳笑道：「有仔贖身文書末，怕俚啥噶？隨便啥法子來末哉。」

第五十八回終。